

臺灣文獻叢刊第一三種

靖海紀事

施琅

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

臺灣文獻叢刊
第一三二種

靖海紀事

中華民國四十七年二月出版

著者 施

琅

編輯者

臺灣經濟研究室

行

臺北市重慶南路

發行者

臺灣銀行

行

臺北市重慶南路

經售者

中華書局

臺北市重慶南路

印刷者

臺灣銀行印刷所

臺北市青島東路

臺灣文獻叢刊 第一輯

本書影印

謹向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致謝

富序

自鄭氏竊發海濱，江以南遭蹂躪者，蓋數十年於此矣。我太祖、太宗，受命于天，肇基王迹；而世祖章皇帝以文武聖神，撫有天下，既治且安。迨今上皇帝，以堯舜之資，繼成康之業，民和年豐，幾致刑措。卽三孽抗顏，鼎沸海內，而廟堂筭勝，不一二年，平閩、平楚、平兩粵、平川蜀、平黔滇；蓋唐虞之世，亦有四凶，曾何損於盛德哉！中國有聖人，雖舟車人力所不至之地，莫不慕義嚮風，求爲臣妾。自古享王之盛，未有如今日者也！獨鄭氏僻在臺灣，猶然負固，雖海外窮寇，不足爲朝廷憂，而王者家視天下，未忍獨因此一方也。天子曰：「惟茲一二大臣，惟予股肱，能立不世功，其以朕師往！」僉曰：「將軍施矢志忠貞，智仁且勇，惟天子命。」制曰：「可。」於是公以內大臣特膺簡命，節鉞東南，疏論敵可破狀，期以六月奏績。遂行師。說者皆以天方盛暑，恐傷士卒。公曰：「毋憚暑，出不意，攻無備也。」

未至澎湖，先聚米作地勢示衆將曰：「如此入港也，如此泊船也，如此進戰也；違令者無赦！」衆依公號令，進止皆無恙。方是時，敵舟師大集于雞籠山之左，內外設炮臺，而陸兵守焉。公曰：「其以老弱之師驕之，示我無能爲也。」賊果撤兵守，我師長驅入。戰有期矣，忽颶風大作，波濤洶湧，巨霧塞天地。軍中甚恐。公曰：「惟天惟皇

帝之靈，實式臨之，爾無恐。」須臾，雷聲震，風定霧收，望海波蕩蕩，恬如也。公散金犒士卒而誓之曰：「不滅臺灣，有如此水！」焚香戒約，一不妄殺。士卒皆感泣，並力向前，無不一當十、百當千也。樓船所指，前徒倒戈，海水成赤。赤壁之戰，又不足言矣。夫公行六月之師，用驕兵之計，聚米作地圖，則趙充國之算也；散金犒士卒，則霍去病之志也；約誓不妄殺，則曹武惠之仁也。雷鳴波息，則精神可以格天地也。奇矣哉此捷也！神矣哉此捷也！

澎湖既破，敵全師覆矣。有進而謂公者曰：「公與鄭氏三世仇，今鄭氏釜中魚、籠中鳥也，何不急撲滅之以雪前冤？」公曰：「噫！吾此行上爲國、下爲民耳。若其啣璧來歸，當即赦之，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；何私之與有？」所獲敵卒，悉放歸弗殺；帶傷者濟以醫藥，給以口糧。敵覘公無屠戮意，遂籍戶口請降。師入臺灣，秋毫無犯也。士民壺漿箪食以迎公，皆唏噓泣下，謂「我等未見公，望公如望歲也；今見公，如見慈父母也，但恨晚耳！」即土番向不屈於敵者，皆重譯來貢。依本朝制，公隨給以布疋等物，與利除弊，與之更始，可謂周且至矣。公又念「內地兵民前後被敵獲者，皆沒爲奴婢，爲佃丁，甚可憫也；其爲我送之同籍。」故難民咸沾公之仁。紅毛、英雞黎二種前爲敵取臺灣者，敵隘之，公一至，令其歸國，而荒服咸懷公之德。有明宗室王子依於敵者，敵初不爲禮，公疏請釋歸，安置得所，而天下咸知公之禮。

事既平，天子晉公爵爲侯，親製宸章褒美，所以寵眷公者正未艾也。嗚呼！凡此平南之績，叛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柔而撫之，由天子之明且斷，由天子覆載如天地，視遠人如赤子，故能信任公以成不世功，上以妥太祖、太宗、世祖之靈，下以紓江以南百姓之急。而公之矢志忠貞、仁智且勇，後之史官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也。予向在都門，讀公露布，猶未詳悉始末。近旋里，鄉先生士民以平南事實相示，丐余一言以壽不朽；余忝屬姻聯，不敢以不敏辭，是爲序。

時康熙歲次乙丑仲春，賜進士出身、通奉大夫、禮部右侍郎並翰林院學士富鴻基謹撰。

李序

韓淮陰指畫東征形勢及料楚漢成敗，如指諸掌。諸葛武侯校計孫曹強弱，圖荊益之利，定鼎足之規，皆先握算於前而操券於後。司馬仲達不足道也，然其平公孫淵量敵計期，不差時日。岳忠武對魏公定擒楊么，八日而捷書果至。蓋古之重臣宿將，其於天下大勢、一隅要害，未嘗不熟籌深曉，制其短長之策，故一旦應機，迎刃而解；此固非冒利趨險，迄無成謀，苟焉以國家民命爲試者也。

東南之苦海患，六十餘年。聖朝受命，恃其險遠，踞島嶼，乘風潮，出沒爲梗。自戊子以來，攻圍破陷郡邑者三，跨有粵閩邊地、曠日而後平者一。已亥之役，浮長江，犯金陵，則中原腹心爲之震動。議者割棄沿海田廬，延袤數千里，而又歲資隣省軍糈，動百萬計，蓋毒生蠱、糜國藏不可勝數。此豈鱗介之倫不以衣裳易者比哉！

靖海侯施公，自其先任樓船，則已疏言賊可滅狀。乘傳陞陳，言之彌切。天未厭亂，留公宿衛十有餘年，而後出竟其志。時異勢殊，而公前二疏所陳者，無一不酬於後。自奉命專征，至于受降獻俘，籌畫措置，連篇累幅，又無一不符於前。吾以是知公計之熟、料之明，知己知彼，算定而後戰，故能役不踰時而成不世之功。所謂上兵伐謀者，於公見之矣。

國家之難在用兵，用兵之事莫難乎滄波巨浪之中，與遠夷爭舟楫之利。珠崖、南交，漢、明所以屢征而不服；遼左、日東，唐、元所以傾師而不再；彼數君者，皆以遠略窮兵，續用弗底。今鄭氏境內逸寇，托足孤島，爲濱海無窮之憂。皇上憫惻殘黎，赫然誅計。天佑皇仁，風波助順。而公以國賊家難，忠孝交逼於中，憤不顧身，義形顏色。仰伏皇上委託之專，無復疑貳掣肘，遂克受事報成，宣威絕徼。航海之勳，稽古莫及焉。然則公之智勇，蓋公之誠爲之；而非皇上救民伐罪、內斷於心、任公勿二，如議者舉棋不定之口，其不瀆（？）成者幾希耳。

閩之人取公前後章疏，彙萃編刻，而請叙於余。余惟公之功，天子褒之，史氏紀之，其所以爲百世戎臣師者，吾無綴乎爾，故復稱道古今，以見遠圖之不可事，耀兵之非得已，以及主之仁明、臣之忠孝，著厥成功之自。覽是編者，考閩事之終始，尙將有以論世也。

賜進士出身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李光地謹撰。

林序

天生一人而係國家之重者，豈偶然哉！其生也有爲，其出也不苟。天使之任天下之大，則必有非常之事，有非常之功。惟天下之大智，然後可任天下之大事；惟天下之大勇，然後可成天下之大功；亦惟天下之至仁，然後可以承天而有其事與功。今夫立一事于此，天下之抱才負能者舉知之，或知之而不能爲，爲之而不能成，是其知有所不足也；非然者，必其無勇者也；又非然者，必其有自私自利之心，無強教悅安之懷，仁不及于天下也。惟大將軍施公則異是。

方公之議伐鄭也，天下有從而疑之者矣。匪惟疑之，又有從而阻之者矣。而公不顧也。見之明而策之熟也。一旦奉命南征，任大如此，責重如此，不憚以其身親冒于矢石之間。一鼓而澎湖之舟師潰矣，一鼓而澎湖之營壘破矣，一鼓而敵人納款矣，而臺灣平矣。天下以非常之事歸公而公不居，以非常之功歸公而公不居；曰：「予惟是奉天子命，懼隕越以貽羞，何力之與有？」然則膺連帥之職，節制東南，不足爲公貴。爵至通侯，實封萬戶，不足爲公富。將相而官故鄉，人咸美公爲畫錦之榮，而實不足爲公美。口碑傳之，國史載之，不足罄公美。公豈有私哉！公豈有利哉！夫天地間惟庸人能樂而仁人有憂，亦惟庸人有憂而仁人不憂。憂在天下，憂不在吾身也；樂在天下，樂不在吾

身也。先天下而憂其憂，後天下而樂其樂；憂與樂豈足以係公之心哉？天爲天下而生公，以公而任天下。寇未平爲天下任憂，寇既平與天下同樂；此其所以爲仁人而兼大智、大勇也。公豈有私哉！公豈有利哉！

客歲冊封旋里，莆先生暨士民以平南紀詠問序于麟煊，旣序而刻之，然猶未悉公之德業兼至也。今年春，合閩之諸先生、都人士復以平南實績郵簡命麟煊序之。竊謂公之功不欲爲人傳，功亦不待文而傳，文亦不待至再而傳，而閩人無己之心、若不能旦夕忘公、不自知其請之至再者，而麟煊敬公之深、慕公之至、亦不自知其序之至再者。區區數言，聊以謝鄉先生人士請也。是爲序。

時康熙歲次乙丑穀旦，賜進士出身、戶部江南清吏司主事、前內閣中書舍人、辛酉順天典試同考、奉命冊封琉球、賜正一品俸服仍帶加一級林麟煊謹撰。

曾序

歲在丁巳，炳薄遊京師，從舅氏太常後，獲與公追隨。會閩海餘孽復熾，攻圍郡邑，東南一帶，爲之震動，天子方南顧拊髀。公時以內大臣奉朝請，卽慨然有澄清之志。每蒿目時艱，歔歔扼腕，聲淚俱下；忠孝之性，其天植也。時吾閩先生人士在都者，群詣公，私請平海方略。公指畫明悉，凡征戰機宜，以及絕島巨浸、險阻阨塞之處，如列諸掌。蓋公自其先任樓船，則已熟察環海形勢，疏論寇可滅狀，因詣闕痛切陳之。當事將爲息邊之計，持撫議；疏寢不行。公旣留宿衛，逆知鯨穴未搗，終當爲邊患，寢食燕處，未嘗一日忘殲賊也。至是皇上稔知公智勇，威望素著，特簡公南征之鉞，得以便宜行事。

公之再奉命也，練舟師，修戰具，尅期進取。議者以澎湖險遠，賊負固據守，難以猝拔；又風信不測，進退爲難，欲徐用間諜以待其斃，持兩端。公抗疏曰：「臣今日操演水師，以制賊命，譬若有人焉，扼其吭，氣將垂絕，一爲之稍鬆，則其氣將舒而復起。」且曰：「臣年已六十有二，血氣未衰，尙堪報稱，今不使臣乘機撲滅，過此將老無能爲，更無敢肩渡海滅賊之任者！」前後五、六疏，皆披肝瀝膽，慷慨激烈。皇上感公忠誠，可其奏。不踰時，遂克澎湖，盡降其衆，臺灣平。夫不讀公之疏，不考公平南

始末，謂公與海逆不共之讎，不憚波濤危險，捐軀報國，乃公素志，豈知其料敵制勝不遺毫髮如此哉？

抑又有說，討賊公任也，暨奏膚功，告成于上，宜可謝厥責；公乃不遑啓處，毅然以經營爲已任，如請減租稅、免移駐、輯海外流民諸疏，皆言人所難言。是其仁心爲質，原本經術，將以培養國家元氣，固非勳名之士邀功一時而忘久遠善後之計所可彷彿。公可謂社稷臣矣！公勳名爛然，史不勝書，不具論；惟是叙公生平忠孝大節與匡濟弘猷，皆出素定，而實爲炳昔日京師追隨聞見之悉，不待功成而後知之。公克敵之役，余待罪史館，不獲親悉公慶戰狀。今讀是疏，雷霆精銳之氣如或接之，何嘗作從諸侯壁上觀也！敬爲序。

時康熙歲次乙丑季春，賜進士出身、翰林院庶吉士、候補主事曾炳謹撰。

程序

古帝王所與戡定天下而建大一統之業者，必得智勇兼全之才，而尤必得忠誠篤摯之人。然是人也，恒能言人之所不敢言、任人之所不敢任，故能成人所不能成之功。何則？天下非無智者也，任智而智窮，則智不足尚也；天下非無勇者也，任勇而勇窮，則勇不足尚也。然則不任智而見遠，不任勇而氣壯，曰：惟誠而已。誠可以格上天，誠可以動君父，誠可以安反側，誠可以定荒服而來遠人，並可以感匹夫匹婦以及昆虫草木，罔不率俾。惟大將軍施公則有然。

夫以公殲數十年逋誅之寇，功在社稷，功在民生。天下信公於今日，而公之所以自信者固不自今日始也。則嘗讀公之疏而知之矣。方鄭氏負固、介在危疑之間，持二三者或以爲喜功好事矣；公獨自信益篤，持議益堅，而入告益切。故專制閩外，公則有疏；南風長驅，刻期報績，公則有疏；乘機定勦滅之計，而力破因循之議，公則有疏；厥後一鼓下澎湖而臺灣底定，有議留臺灣之請，有善後安置之請，有蠲減租稅以及題免移駐之請。公前後疏稿既盈笥，茲特舉其尤者，而知公之勲業蓋天地，坐而言，起而行，若河決下流而東注海也，若王良、造父駕輕車就熟路也，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。讀公之疏，見公之心。而公之所以自信者，公之誠爲之也。

蓋尙論古今來英雄豪傑之士，凡以立大功于當時、成大名于後世者，舉不出此。諸

葛公南征孟獲，深入不毛，且擒且縱，若是者七，獲稽首曰：「公天威也，南人不復反矣。」郭汾陽帥師討懷恩，將出鎮，上召問方略，對曰：「懷恩無能爲也，其麾下皆臣部曲，必不忍以鋒刃相向！」已而朔方將士皆鼓舞感泣曰：「吾輩從懷恩爲不義，何面目見汾陽王！」悉解甲歸公，喜其來而悲其晚也。曹武惠下江南，城將陷，忽稱疾不視事，諸將問故，曰：「余非藥石所能愈，願諸君誠心自誓，期以克城之日，不妄殺一人，則自愈矣。」諸將皆焚香爲誓，秋毫無所犯。孟子曰：「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，不誠未有能動者也。」故五月渡瀘而孟獲革心，是諸葛公之誠也；出征朔方而懷恩授首，是郭汾陽之誠也；師下江南諸將凜遵約束，是曹武惠之誠也。公之誠可以格上天，故雷鳴而海返風；公之誠可以動君父，故節制萬里而天子不疑；公之誠可以安反側，故鄭氏皆啣璧而來歸；公之誠可以定要荒而來遠人，並可以感匹夫匹婦之心，以及夫昆虫草木之細，故今東南之生聚教訓、雞犬桑麻，皆公之賜也。讀公之疏，見公之心。而使天子鑒其忠，舉朝服其識，天下稱其剛斷之不可奪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

余向在江南，鞅掌簿書，未獲悉公平南始末。今年春，候命都門，得閱公平南實錄。閩先生人士復郵寄公平南表章，徵序于余，欲以壽之梨棗，傳之後世。余謂公章疏當與陸宣公之奏議後先輝映；文以人傳，人以文傳，豈偶然而已哉！因忘其不敏，而爲之敘。時康熙歲次乙丑季春穀旦，賜進士及第、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加一級程甲化謹撰。

陳序

平園先生哀輯其尊人靖海將軍侯襄壯公家傳及經略海島之奏議始末，而皇上之所以寵賚元勳哀榮兼備者，編爲二卷。既鄉先生具有頌言矣，以書成於今，不嗤俚陋，屬予敘簡端。

欽惟國家應天受命，東西南北，無思不服；獨鄭氏負固廈門，旅拒王師，後雖遠竄臺灣，猶出沒爲患。甲寅年，乘耿逆煽亂，入踞漳、泉以及惠、潮七府，人民受其痛毒。將軍奉皇威，總舟師，大翦澎湖，直搗臺灣；旬月之間，降其主臣，全軍不殺。六十餘年海氛，一旦掃平，鯨波而外，自古正朔不加者，至是入版籍爲郡縣。將軍智以濟勇，義而兼仁，忠蕪簡在帝心，勳烈書之國史矣。

雖然，戰功日多，民功日庸；言多而不及庸，無以見元勳之德，繫人身後之思也。以予所見言之，方海患冒被時，當事議主坐困，遷瀕海數十里內居民入內地，以絕其交通之路。朝命甫下，奉者過於嚴峻，勒期僅三日，遠者未及知，近者知而未信；踰二日，逐騎即至。一時踰跟，富人盛棄其貲，貧人夫荷釜、妻襁兒，攜斗米、挾束藁，望門依棲。起江、浙，抵閩、粵，數千里沃壤，捐作蓬蒿，土著盛流移。自癸亥歲將軍蕩定臺灣，請於朝，遷民悉復其業。然爲年既久，還者什但二三。老成凋歿，稚少不識鄉里，親婣相率，始辨舊基、認故畝，以耕以鑿，一歲菑，三歲畝，漸次墾闢，至無曠土。乙

酉秋，予自京回里，望界外疆場瑣瑣，禾麥穠穠，喟然歎息，謂向日還界之苦，余所親見，今日還界之樂，余又親見。大哉將軍之功，可銘闔山而不朽！丁亥春，由清漳出黃岡，抵潮陽，過攬表渡，達海豐之境，一望良疇，曰：「美哉田也！」所云『芊芊爛翠羽，剡剡生銀漢』，此之謂乎！」居人蹙然曰：「施將軍所貽也！臺灣未平，此皆界外荒區，平後而荒烟野草復爲綠畦黃茂，圯牆陋垣復爲華堂雕栊。微將軍平海，吾等無以安全於永久也！」將軍爲國家復數千里之財賦，甦數百萬之生靈，詩曰：「式闢四方，徹我疆土，于疆于理，至于南海」，頌召康公而作也，可爲將軍咏之矣。

吾聞之，源深者流長，根大者葉茂。漢之高密、唐之汾陽、宋之武惠、明之中山，子孫奕赫，與國同休。將軍次公潯江先生尹京兆，四公清峯先生守廉州，六公怡園先生提督粵東，七公六健先生司馬鎮江，八公希園先生襲鐵券，五公平園先生守瑩舊山，耽情翰墨。夫以喬木之家，榮戟相望，此古今所常有也。其皆實且材，允有文武以益大其家聲，則史冊稀聞焉。蓋有十世之德者芘十世，有百世之德者芘百世，天人之理也。將軍功德，百世祀之矣，則宜有賢子孫以昌厥後，爲國世臣。稽古鉅勳，方云有耀。予之爲此言也，非以阿潯江諸昆季於今日，將使其後之人紹起而未艾者，以予言爲符契，則亦忝於知言者歟？

賜進士出身、奉政大夫、左春坊庶子掌坊事兼翰林院侍讀陳遷鶴謹撰。